

中國十大
文豪全集

ZHONGGUOSHIDA
WENHAOQUANJI

杜
南



杜甫全集

[清] 仇兆鳌 注

韩鹏杰 点校

(一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《中国十大文豪全集》

整理委员会

主 编：韩鹏杰 于宏明 吕雪菊

编 委：韩鹏杰 于宏明 吕雪菊

张玉霞 张冬青 张美霞

杜
工
部



杜甫画像



进书表

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，奏为恭进《杜诗详注》事：

本年孟夏之月，伏蒙皇上传谕，翰林诸臣所著诗古文章，抄录呈进，以备御览。臣伏思俚语芜词，本无文理，不足以仰渎尊严，谨录三载以来所著《杜诗详注》二十五册，须呈进者。臣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上言：伏以尼山六籍，风雅垂经内之诗；杜曲千篇，咏歌作诗中之史。上承三百遗意，发为万丈光芒。前代词人，于斯为盛；后来作者，未能或先。自《国风》降为《离骚》，《离骚》降为汉魏，渊源相接，体制日新。晋宋以还，陶、谢之章特古；齐梁而下，阴、何之句斯工。其余月露风云，但知流连光景，虽有唱酬赠答，奚足陶冶性灵！迄乎三唐，专攻诗学，朔贞观作人之盛，至开、宝右文之时，蔚起人材，挺生李、杜。李，豪放而才由天授；杜，混茫而性以学成。昔人谓其上薄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下该沈、宋，言夺苏、李，气吞曹、刘，掩颜、谢之孤高，杂徐、庾之流丽，千古以来，一人而已。盖其笃于伦纪，有关君、臣、父、子之经；发乎性情，能合兴、观、群、怨之旨。《前塞》、《后塞》诸曲，痛书锋镝阡危；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数章，惨诉闾阎疾苦。自麻鞋谒帝，而草疏陈言。涕洒青霄，方听军前露布；汗趋铁马，早瞻陵上云飞。筹邺下之师围，阆专貔虎；看安西之兵过，力捣鲸鲵。李泌归山，收京而怀商老；汾阳释甲，赴陇而议筑坛。当剑阁初经，已虑英雄据险；及夔江久客，仍忧节镇争权。平日欲尧舜其君，非虚语也；书生谈军国之事，如指掌焉。以故敦厚温柔，托诸变《雅》变《风》之体；沉郁顿挫，



形于曰比曰兴之中。宋人得其议论峥嵘，别开堂奥；元世沾其风神秀丽，窥见户庭。后之解杜诸家，非不各据心力。意本浅也，而凿之使深；事本近也，而推之使远。引征古典，但汭流而忘源；采摭稗官，犹得此而遗彼。从前注解，不下百家；近日疏笺，亦将十种。或分类，或编年，今昔互有同异；于分章，于解句，纷纭尚少指归。世言：不读万卷书，不行万里地，皆不可以读杜，岂知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杜已自注其诗乎！臣于退食余闲，从事少陵诗注。本文先释，依欧氏之解《诗》；故实附详，仿江都之注《选》。只恐面墙等诮，漫然学步贻讥。兹者，恭遇皇帝陛下聪明天纵，学问海涵。诠释《五经》《四书》，允矣开来而继往；发挥《通鉴纲目》，洵哉静圣而动王。典训心传，创垂万年谟烈；古文手辑，网罗历代英华。宸翰勒之岱宗，快睹翔鸾翥凤；诗章光于孔壁，式瞻复旦卿云。幸际昌时，躬逢盛事，徒忝清班之末，未窥中秘诸书。臣少习遗经，粗通章句；壮游艺圃，谬握丹黄。青琐追随，何有郊坛之三赋；白头尸素，曾无春殿之七言。蒙谕献文，只惭末学。伏惟少陵诗集，实堪论世知人，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，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，可以见天宝、开元盛而忽衰之故，可以见乾元、大历乱而复治之机。兼四始六义以相参，知古风近体为皆合。愚蒙一得，冒达九重。倘邀清燕之鉴观，以当采风之陈献，庶前修生色，而新简垂光矣。谨以所注诗赋二十四卷，并连谱序传文，缮写完编，装潢成帙。臣无任瞻天仰圣，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奉表随进以闻。

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上表。



序

臣观昔之论杜者备矣，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、韩愈。稹之言曰：“上薄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下该沈、宋，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，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。”愈之言曰：屈指诗人，工部全美，笔追清风，心夺造化，“天光晴射洞庭秋，寒玉万顷清光流”。二子之论诗，可谓当矣。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。论他人诗，可较诸词句之工拙，独至杜诗，不当以词句求之。盖其为诗也，有诗之实焉，有诗之本焉。孟子之论诗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诗有关于世运，非作诗之实乎？孔子之论诗曰：“温柔敦厚，诗之教也。”又曰：“可以兴、观、群、怨，迩事父而远事君。”诗有关于性情伦纪，非作诗之本乎？故宋人之论诗者，称杜为“诗史”，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。明人之论诗者，推杜为“诗圣”，谓其立言忠厚，可以垂教万世也。使舍是二者而谈杜，如稹、愈所云，究亦无异于词人矣。甫当开元全盛时，南游吴、越，北抵齐、赵，浩然有跨八荒、凌九霄之志。既而遭逢天宝，奔走流离，自华州谢官以后，度陇客秦，结草庐于成都濠西，扁舟出峡，泛荆渚，过洞庭，涉湘潭。凡登临游历，酬知遣怀之作，有一念不系属朝廷，有一时不痼瘵斯世、斯民者乎？读其诗者，一一以此求之，则知悲欢愉戚，纵笔所至，无在非至情激发，可兴可观，可群可怨，岂必辗转附会，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！若其比物托类，尤非泛然。如宫桃秦树，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。风花松柏，则感伤于邛山路上也。他如杜鹃之怜南内，萤火之刺中官，野苋之讽小人，苦竹之美君



子，即一鸟兽草木之微，动皆切于忠孝大义，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。是故，注杜者必反覆沉潜，求其归宿所在，又从而句栉字比之，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，恍然如身历其世，面接其人，而慨乎有余悲，悄乎有余思也。臣于是集，兢兢穷年，先挈领提纲，以疏其脉络；复广搜博征，以讨其典故。汰旧注之檀酿丛脞，辩新说之穿凿支离。夫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，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。第思颛蒙固陋，纰漏良多，幸逢圣世作人、文教诞兴之日，从此益扩见闻，以补斯编之阙略，是又臣区区之愿尔。

时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岁长至日，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谨序



《旧唐书》文苑本传

刘 陶

杜甫，字子美，本襄阳人，后徙河南巩县。【朱注】《晋书·杜预传》云：京兆杜陵人。又《周书·杜叔毗传》云：其先京兆人，徙居襄阳。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襄阳杜氏，出自预少子尹。公自称预十三叶孙，其为尹之后明矣。后又自襄阳徙居河南。故公之田园，都在巩洛。其族望本出杜陵，故诗每称杜陵野老。《进封西岳赋表》亦云：“臣本杜陵诸生也。”曾祖依艺，位终巩令。祖审言，终膳部员外郎，自有传。父闲，终奉天令。甫天宝初，当作开元末。应进士不第。天宝末，献《三大礼赋》，玄宗奇之，召试文章，授京兆府兵曹参军。十五载，禄山陷京师，肃宗征兵灵武，甫自京师宵遁，赴河西，谒肃宗于彭原，拜左拾遗。【朱注】公自京师西窜，谒肃宗于凤翔，《旧史》误也。房琯布衣时，与甫善。时琯为宰相，请自帅师讨贼，帝许之。是年十月，琯兵败于陈涛斜。明年春，琯罢相，甫上疏，言琯有才，不宜罢免。肃宗怒，贬琯为刺史，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。时关辅乱离，谷食踊贵，甫寓居成州同谷县，自负薪采椽，儿女饿殍者数人。久之，召补京兆府功曹。【朱注】公不赴京兆功曹，乃武再帅剑南时，史误。辨详诗集。上元二年冬，当作广德二年春。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，奏为节度参谋、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，赐绯鱼袋。据《新书》在武再帅剑南时表荐者。武与甫世旧，待遇甚隆。甫性褊躁，无器度，恃恩放恣，此句当删。尝凭醉登武之床，瞪视武曰：“严挺之乃有此儿！”武虽急暴，不以为忤。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，结庐枕江，纵酒啸咏，与田夫野老相狎荡，无拘



检。严武过之，有时不冠，其傲诞如此。永泰元年夏，武卒，甫无所依。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，英义武人粗暴，无能刺谒，乃游东蜀，依高适。既而适卒。【朱注】适自西川入朝，在严武再镇前，拜散骑常侍，乃卒。《旧书》误也。宝应元年，避徐知道之乱，入梓州，居东川者三年，亦未尝依高适。辨详年谱。是岁，崔宁杀英义，杨子琳攻西川，蜀中大乱。甫以其家避乱荆楚，扁舟下峡，未维舟而江陵乱。【朱注】公居江陵及公安颇久，其时江陵无警。《旧书》曰“未维舟”及“江陵乱”者，误也。公尝往来梓阆间，《新史》云往来梓夔，亦误。二史载居夔下峡事，皆不详。乃溯沿湘流，游衡山，寓居耒阳。甫尝游岳庙，为暴雨所阻，旬日不得食。耒阳聂令知之，自棹舟迎甫而还。永泰二年，当作大历五年。啗牛肉白酒，一夕而卒于耒阳。《唐诗纪事》谓公卒于岳阳。时年五十有九。子宗武，流落湖湘而卒。元和中，宗武子嗣业，自耒阳迁甫之柩，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。天宝末诗人，甫与李白齐名，而白自负文格放达，讥甫龌龊，有饭颗山头之嘲诮。【朱注】唐《本事诗》：太白戏杜曰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盖讥其拘束也。《酉阳杂俎》：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。白有《祠亭上宴别杜考功》诗。按饭颗山头诗，《太白集》不载。柯古所言，特据流俗传闻。又子美未尝为考功，其诬可不攻而破。刘陶以之入史，谬也。《苕溪渔隐》亦有辨。元和中，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：“余读诗至杜子美云云……特病懒未就尔。”自后属文者，以稹论为是。甫有集六十卷。元稹序铭见末卷。



《新唐书》本传

宋 祁

甫字子美，少贫，不自振，客吴、楚、齐、赵间，李邕奇其材，先往见之。举进士，不中第，困长安。本集原注：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，甫预京兆荐贡，而考工下之。天宝十三载，玄宗朝献太清宫，飨庙及郊，甫奏赋三篇。朱氏曰：献赋在天宝十载，《新史》误云十三载。辨详诗集。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贤院，命宰相试文章，擢河西尉，不拜，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。数上赋颂，因高自称道，且言：“先臣恕、预以来，承儒守官十一世，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。臣赖绪业，自七岁属辞，且四十年。然衣不盖体，常寄食于人。窃恐转死沟壑，伏惟天子哀怜之。若令执先臣故事，拔泥涂之久辱，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，先鸣诸子，至沉郁顿挫，随时敏给，扬雄、枚皋可企及也。有臣如此，陛下其忍弃之？”会禄山乱，天子入蜀，原注：天宝十四载，安禄山反于范阳。明年，改元至德。六月，禄山犯长安，车驾幸剑外。七月，即位灵武。甫避走三川。三川县属郾州。肃宗立，自郾州羸服欲奔行在，为贼所得。至德二载，亡走凤翔，上谒，拜左拾遗。与房琯为布衣交，琯时败陈涛斜，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。甫上疏，言罪细不宜免大臣。帝怒，诏三司推问。宰相张镐曰：“甫若抵罪，绝言者路。”帝乃解。甫谢，且称：“琯，宰相子，少自树立，为醇儒，有大臣体。时论许琯才堪公辅，陛下果委而相之。观其深念主忧，义形于色，然性失于简，酷嗜鼓琴，廷兰托琯门下，贫疾昏老，依倚为非。琯爱惜人情，一至玷污。臣叹其功名未就，志气挫衄，觐陛下弃细录大，所

以冒死称述，涉近讦激，违忤圣心。陛下赦臣百死，再赐骸骨，天下之幸，非臣独蒙。”然帝自是不甚省录。时所在寇夺，甫家寓鄜弥年，艰窶，孺弱至饿死，朱氏曰：公之孺弱饿死，乃天宝十四载自京兆赴奉先时事。若往鄜迎家，则在至德二载。《新史》盖误，当以《奉先咏怀》诗正之。因许甫自往省视。从还京师，出为华州司功参军。原注：乾元元年，甫自左拾遗移华州掾。关辅饥，辄弃官去。客秦州，负薪采橡栗自给。流落剑南，乾元二年夏，甫弃官，去华之秦。十月，发秦州。十二月，离同谷，至剑南。结庐成都西郭。召补京兆功曹参军，不至。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两川，往依焉。原注：广德元年，甫补京兆功曹，不赴。明年，郑国公严武复出节度剑南东西两川。武再帅剑南，表为参谋、检校工部员外郎。武以世旧，待甫甚善。亲诣其家。甫见之，或时不巾，而性褊躁傲诞。尝登武床瞪视曰：“严挺之乃有此儿！”武亦暴猛，外若不为忤，中衔之。一日，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，集吏于门，武将出，冠钩于帘三。左右白其母，奔救，得止，独杀彝。朱氏曰：此说出《云溪友议》，不可信。辨详诗集。鲁曾曰：以甫诗考之，严武来镇蜀，章彝已交印人觐，史当失之。武卒，崔旰等乱，甫往来梓夔间。大历中，出瞿塘，下江陵，泝沅湘以登衡山，因客耒阳。耒阳县，在衡州之东南。游岳祠，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，县令具舟迎之，乃得还。令尝馈牛炙白酒，大醉，一夕卒，年五十九。《新书》谓公卒于牛肉白酒，此踵《旧史》之讹，黄伯思已力辩其诬。详见年谱末条。本集原注云：子美之卒，当在衡湘之间，秋冬之际。元氏墓志，略见本末。唐史氏惑于刘斧《揠遗》小说之言曰：子美由蜀往耒阳，以诗酒自适。一日，过江上洲中，饮醉，不能复归，宿酒家。是夕，江水暴涨，子美为惊湍漂泛，其尸不知落于何处。玄宗还南内，思子美，诏求之。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：子美为白酒牛炙胀死而死，葬于此矣。以此闻玄宗。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，大醉一夕卒之语。信哉史氏之讹矣。按：此说欲辩牛酒死



之诬，而反坐以涨水漂溺之惨，与李观补传，同出俗子妄撰耳。甫放旷不自检，好论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。少与李白齐名，时号李杜。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，酒酣登吹台，今东京城东南隅繁台是也。慷慨怀古，人莫测也。数尝寇乱，挺节无所污，为歌诗，伤时桡弱，情不忘君，人怜其忠云。

赞曰：唐兴，诗人承陈隋风流，浮靡相矜。至宋之问、沈佺期等，研揣声音，浮切不差，而号律诗，竞相沿袭。逮开元间，稍裁以雅正，然恃华者质反，好丽者壮违，人得一概，皆自名所长。至甫，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。他人不足，甫乃厌余。残膏剩馥，沾丐后人多矣。故元稹谓“诗人已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”甫又善陈时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号“诗史”。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，至于歌诗，独推曰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诚可信云。

按：《旧书》记事略而论文详，备载元稹原序，亦失史家裁制之法。《新书》记事稍详，其论赞一段，简括道劲，颇类欧史笔意。但二史均有差谬。牛酒餓死之惨，《旧史》既诬于歿后。严武欲杀之端，《新史》复谤于生前。皆疑案之当剖者。兹采前人诸说，足以一雪史家沿谬矣。又按：两史记事，多有舛误，杜传尚然，其余差谬者，亦当据杜诗正之。如上元二年夏，段子璋反，次年公作《去秋行》，知秋日尚未平也。史谓四月讨平者，误矣。宝应元年，严武以应召入朝，有寄答杜诗，九月犹在巴山。《通鉴》谓是夏六月，武除西川节度，为徐知道阻拒，误矣。大历元年，杜《赠李文》诗，称李勉为济公。史谓大历五年，勉自岭南还京，始封济公，误矣。宜乎当时有纠谬之作也。



杜甫全集

钱谦益曰：《唐·宰相世系表》：杜预四子，锡、跻、耽、尹。襄阳杜氏，出自预少子尹。元稹墓志：晋当阳侯下，十世而生依艺。甫《祭当阳君文》称十三叶孙甫。甫为预之后，未知预四子，谁为甫之祖。旧谱以甫为尹之后，此何据也？唐《旧书·杜易简传》：易简，襄州襄阳人，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孙。易简从祖弟审言。易简、审言，同出叔毗下，获嘉为甫高祖，即硤州之子也。《周书·杜叔毗传》：其先京兆杜陵人，徙居襄阳。祖乾光，齐右司徒右长史。父渐，梁边城太守。此世系之较然可考者。以《世系表》推之，尹下六代为襄池阳侯洪泰，与乾光为行。洪泰生二子，祖悦、颢，与渐为行。颢生三子，景仲、景秀、景恭，与叔毗为行。叔毗、景恭，皆仕周，其子皆仕隋。叔毗之子为廉卿，则未知其为易简之祖与，审言之祖与？旧谱以叔毗为颢子，景仲、叔毗并系颢下，舛缪极矣。颜鲁公撰《杜济神道碑》为征南十四代孙，甫有《示从孙济》诗，斯为合矣。《世系表》济与位同出景秀下，并征南十四代。而诗称从弟位，抑又何与？宋人谓《世系表》承逐家谱牒，多所谬误耳。按：陆务观诗注：少陵之后，有徙大堰、大蓬者。戴复古诗中有杜子野，赵孟頫诗中有杜伯玉，杨载所记有杜举。钱谦益谓今岳州平江县杜富，犹藏拾遗敕命。喜文人子孙千年不替也。



杜工部年谱

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即景云三年。正月改元太极，五月改延和，八月改先天。

甫生。吕汲公《诗谱》云：墓志、本传皆言公年五十九岁，卒于大历五年庚戌，则当生于是年。蔡兴宗、鲁豈、黄鹤诸谱同。蔡梦弼曰：按《唐书》本传及元稹《墓志》，晋当阳成侯预下，十世而生依艺，以监察御史令于河南府之巩县。依艺生审言，审言善诗，官至修文馆学士、尚书膳部员外郎。审言生闲，京兆府奉天县令。闲生甫。

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也。七月，归政于帝。十二月，改元。

开元三年乙卯

公《舞剑器行序》云：开元三年，余尚童稚，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。黄鹤曰：公七岁能诗，则四岁记事，非不能矣。吕谱疑其年必有误，非也。

开元六年戊午

公《壮游》诗云：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”又《进雕赋表》云：“自七岁所缀诗笔，向四十载矣，约千有余篇。”

开元八年庚申

《壮游》诗云：“九龄书大字，有作成一囊。”

开元十四年丙寅

《壮游》诗云：“往昔十四五，出游翰墨场。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扬。”

开元十九年辛未

公年二十，游吴越。黄曰：公《进三大礼赋表》云：“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，实自弱冠之年。”则其游吴越，乃在开元十九年。自是下姑苏，渡浙江，游剡溪，久之方归。朱鹤龄曰：公《哭韦之晋》诗：

“褒枪郇瑕邑，差池弱冠年。”又《酬寇侍御》诗：“往别郇瑕地，于今四十年。”郇瑕，晋地也。公弱冠之时，尝游晋地。当是游晋后，方为吴越之游也。

开元二十三年乙亥

公自吴越归，赴京兆贡举，不第。黄曰：公本传：“尝举进士不第。”故《壮游》诗云：“归帆拂天姥，中岁贡旧乡。忝下考功第，独辞京兆堂。”朱按：史：唐初，考功郎掌贡举。至开元二十四年，考功郎李昂为举人诋诃，帝以员外郎望轻，徙礼部，以侍郎主之。则公下考功第，当在二十三年。盖唐制，年年贡士也。《选举志》：每岁仲冬，州县馆监举其成者，送之尚书省。《旧史》云：“天宝初，应进士不第。”非。

开元二十五年丁丑

公游齐赵。朱曰：按《壮游》诗：“忝下考功第，独辞京尹堂。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。”是下第后，即游山东之明证。但未详起于何年，今姑依鲁峕、黄鹤诸谱，又按《壮游》诗，不言游兖州，而集中颇多兖州所作。盖兖州与齐州接壤，公游齐州，盖在兖州趋庭之后也。

开元二十九年辛巳

公年三十，在东都。是年寒食，祭远祖当阳君于洛之首阳。

天宝元年壬午正月改元。

公在东都。是年，公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。六月，还殡河南县。公作墓志。

天宝三载甲申五月改年为载。

公在东都。五月，公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。八月，归葬偃师。公作墓志。钱谦益曰：“是时太白自翰林放归，客游梁、宋、齐、鲁，相从赋诗，正在天宝三四载间。”朱曰：“按旧谱谓：开元二十五年，公从高适、李白过汴州，登吹台怀古，以寄李十二白诗证之，其谬信矣。”

天宝四载乙酉



公在齐州。是年，撰《皇甫淑妃神道碑》。夏，陪李北海筵宴历下亭。钱曰：“高适、李白俱有赠筵诗，当是同时。”白有《鲁郡石门别杜二甫》诗，或四五载之秋也。

天宝五载丙戌

公归长安。黄曰：《壮游》诗：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。快意八九年，西归到咸阳。”则归京师在天宝四五载间。

天宝六载丁亥

公应诏退下，留长安。元结《谕友》文云：“天宝六载，诏天下有一艺，诣殿下。李林甫命尚书省试，皆下之。遂贺野无遗贤。”时公与结，皆应诏而退。

天宝七载戊子

公在长安。

天宝八载己丑

公在长安，间至东都。黄曰：公《洛城北谒玄元庙》诗云：“五圣联龙袂。”唐史加五帝大圣字，在八载闰六月，可证是年公又在东都。

天宝九载庚寅

公在长安

天宝十载辛卯

公年四十，在长安，进《三大礼赋》。玄宗奇之，命待制集贤院。鲁皆曰：公奏《三大礼赋》，史、集皆云十三载。朱按：帝纪：十载行三大礼，十三载未尝郊。况表云：“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，行四十载矣。”故知当在是岁。是年，作《秋述》。

天宝十一载壬辰

公在长安，召试文章，送隶有司，参列选序。黄曰：是年十一月，杨国忠为右丞相，鲜于仲通为京兆尹。吕潜：公《上韦丞相诗》：“夙历轩轅纪，龙飞四十春。”自玄宗即位，至此为四十年。